

文艺深一度

长剧「数据焦虑」困局怎么破

张慧瑜

放量、热度值、完播率、弹幕互动量、话题讨论度、热搜上榜时长等新的数据量化指标取代,数据造假的方式也变得更加隐蔽、多元,从批量刷量的机器作弊到人工后台操控,再到诱导观众点击、刷好评控评、恶意拉踩竞品,虚假数据泡沫与观众实际口碑脱节。这不仅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让优秀作品被流量喧嚣掩盖,更让观众对平台推荐与剧集口碑产生信任危机,长期来看会透支整个行业的创作热情与观众好感,让长剧创作陷入重视流量、轻视内容的恶性循环。当数据成为唯一标尺,创作就会被绑架,编剧不敢大胆探索题材,导演不敢坚持艺术表达,演员被迫迎合流量偏好,最终导致作品同质化严重、内容空洞乏味。

数据本身不是洪水猛兽,作为科学、理性的量化指标,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剧集播放和传播提供客观公正的衡量标准。但是当数据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有可能产生扼杀创作活力、扭曲行业生态的负面效应。那些被虚假数据包装的“伪爆款”剧集,看似有很高热度,能凭一时的营销暂时吸引观众点击,但是无法依靠单薄的剧情、扁平的人物真正留住观众,更不可能积累长期的文化价值。长剧数据造假的乱象,表面上看是数据指标的异化,深层次则是行业焦虑的体现。真正能留下来的大众文化产品,从来不是资本与数据的傀儡,而是能够回应时代需求、承载人文关怀的精神载体。长剧的优势恰恰在于篇幅带来的叙事深度与人物厚度,放弃这一核心优势去追逐短期数据,无异于舍本逐末。

大众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普通人生活的深度联结,在于其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捕捉。影视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不仅承担着娱乐大众的功能,更承担着传递价值、滋养人心、记录时代的使命。长剧创作既是一种商业投资,也是一种文化行为,不能只追求短期的商业利益,忘记社会价值的坚守。正如《山花烂漫时》《生命树》等优质长剧的成功,源自以真诚的创作回应时代情绪、联结大众情感;改编自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的《山花烂漫时》,艺术化地展现了将一生奉献给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的楷模形象,讲述了贫困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奋斗故事;取材真实人物,以20世纪90年代青海省巡山队打击盗猎盗采活动、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为原型的《生命树》,通过鲜活的人物刻画与真挚的情感表达,将巡山队员的坚守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扎根现实、立足真实的作品,用深度赢得尊重,为长剧创作树立了范本。

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摆脱数据焦虑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平台方应抛弃单一数据导向的考核模式,建立包含专业评审、观众口碑、社会影响力、文化价值等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给予优质长剧更多培育空间;制作方应回归创作本身,加大对剧本研发、人才培养的投入,尊重艺术规律,拒绝急功近利的流量思维;监管部门应加大对数据造假、流量炒作等行为的整治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观众也应理性看待剧集数据,用真实口碑为优质内容投票,形成良性的市场反馈机制。

当行业不再被短期数据裹挟,当创作重新回归内容与人心,长剧才能真正发挥其篇幅长、叙事深、容量大的独特优势,在与短剧的差异化竞争中找到自身定位,创作出真正能够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并成为传承文化记忆、传递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用“慢火”细煨心灵的轨迹

——从长篇电视剧中“个人叙事”的回归与重塑说起

高小立

“是时候让创作的目光重新聚焦,从对话题广度的追逐,回归到对人性深度的挖掘。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作者,能像一位沉静的园丁,俯下身来,精心培育一株独一无二的生命。为其铺设好时代的土壤,安排恰如其分的阳光与风雨,然后,耐心地、充满敬畏地记录下每一个生长的年轮。”

当下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现场,正呈现出一派“众声喧哗”的热闹图景。以三四位人物共为主角,以数个家庭为叙事单元的“组合式”或“抽屉式”结构,俨然已成为都市题材,尤其是话题性作品的标配。从《欢乐颂》的女性群像,到《小别离》《欢乐家长群》的家庭图谱,此类剧集通过分摊戏份、平分叙事焦点,成功地构建了一幅幅社会剖面图,在播出期间往往能迅速引爆话题,形成广泛的社会讨论。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无疑是市场与观众需求的一种反映。它高效地满足了当下社会渴望通过文艺作品观照自身、洞悉世相的诉求,并以其话题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了与观众的快速连接。然而,当创作潮流一窝蜂地涌向这种“平分秋色”的模式时,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冷静的审视: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人物的命运被简化为话题的注脚,当角色的功能大于其灵魂时,我们是否正在远离文艺创作最核心的本质——即对人的深度挖掘与塑造?

喧哗与失语:“组合式”结构的得与失。必须承认,“组合式”结构在叙事上具备其独特的效率优势,它如同一套精密的装置,能够快速地将不同的社会议题分门别类地装入不同人物的“抽屉”中,从而实现对教育、职场、婚恋、代际关系等多元话题的“一站式”探讨。这种结构对于追求强共鸣、快节奏的观剧体验而言,无疑是一种有效策略。

但它的代价也同样显著,在这种结构下,角色常常沦为展示社会问题的“案例”。他们的性格设定是为了覆盖某一类人群,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为了推动某一议题的进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遭遇原生家庭问题的角色”“一个面临中年危机的角色”或“一个挣扎在育儿焦虑中的角色”,而非一个完整的、血肉丰满的“人”。最终,话题的热度淹没了人物的光彩,观众记住了现象的讨论,却遗忘了人物的灵魂。人物,输给了话题。

回归与深耕:文艺的本质在于“塑造人”。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以来,历经岁月洗礼而依然熠熠生辉的经典,依靠的从来不是复杂离奇的情节,而是一个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渴望》中的刘慧芳,她的善良与坚韧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亮剑》中的李云龙,其“狼性”与“人性”交织的复杂性格,让“亮剑精神”超越了剧情本身;《人世间》中的周秉昆,他用普通而温暖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光辉。

这些经典角色无一例外,都源自于一个紧紧围绕其展开的、“一人到底”的叙事核心。这里的“塑造”,是集中笔墨,深入地描绘一个人物思想、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完整“生长”轨迹。这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由内而外的过程。

“生长”优于“成长”:长篇剧集的叙事密钥。在探讨个人叙事时,我们常使用“成长”一词。但相较于“成长”,“生长”一词更能精准地捕捉长篇电视剧塑造人物的精髓。“成长”往往侧重于结果,指向年龄、地位或能力的提升;而“生长”则更注重过程,它蕴含着一种生命体的自然律动,包含着与环境的互动、内在的挣扎与蜕变的力量。写好一个人的故事,关键在于构建支撑其“生长”的完整逻辑与生态环境,这便需要我们精心构筑人物所处的“土壤、阳光与风雨”。

“土壤”——时代、环境的赋予与局限。人物的起点,决定了其生长的初始状态与未来张力。无



论是《人世间》周秉昆所生活的光字片,还是《灼灼韶华》中褚韶华所立足的乱世民国,这“土壤”既为人物提供了最初的养分(如家庭的爱、地域的文化),也设置了其必须突破的坚硬壁垒(如封建礼教、贫困现实)。人物的性格、最初的梦想与局限,都深深植根于此。

“阳光”——机遇、贵人与不灭的信念。生长需要能量,需要向上突破的动力。这“阳光”可能是一次求学的机遇,一位指点迷津的导师,一份真挚的情感,或者仅仅是人物内心那股对更广阔世界的不懈渴望。这些积极的力量,是人物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向上姿态,实现精神跃升的关键驱动力。

“风雨”——挫折、考验与价值抉择。这是人物弧光最为闪耀的部分。真正的“生长”不是在温室中完成的,必然要经历酷暑与严寒。这包括时代的巨变、命运的捉弄、个人的得失。而其中最见编剧功力的,是人物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价值抉择:在道义与利益、小我与大爱、坚守与妥协之间的痛苦徘徊。每一次应对“风雨”,都是对人物性格的一次淬炼,其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都会留下深刻的年轮,实现一次内在的蜕变。

唯有将这三者逻辑自洽、细腻真实地编织在一起,一个人物的“生长”轨迹才会显得可信、可感,才能让观众伴随其一路同行。

长剧的魅力:用“慢火”细煨心灵的轨迹。在短视频以其碎片化、强刺激性风靡的当下,长篇电视剧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慢”。这个“慢”,是耐心,是给予人物内心世界充分的展示时间。

它允许编剧展现改变的渐进性。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境界提升,绝非一蹴而就。长篇剧集可以

通过大量精准的细节、含蓄的铺垫和反复的叩问,让观众相信人物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其性格与境遇相互作用下的必然。它更从容地描摹心灵的幽微处。一个欲言又止的瞬间,一次深夜无言的泪光,一段内心与现实激烈交锋的独白……这些无法被短视频承载的细腻情感,正是长篇电视剧塑造有血有肉人物的法宝。它让观众得以窥见的,不仅是人物“做了什么”,更是其“为何如此”以及“心路何如”的完整图谱。比如,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灼灼韶华》之所以能赢得收视与口碑,正是因为它勇敢地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专注于褚韶华一人的命运,它不仅写出了时代的命运感与岁月的流逝感,更着力于刻画其心灵的轨迹与精神的轨迹。加之其改编自文学原创,人物的成长线本身具备了深厚的文学精神支撑,使得这部“一人到底”的故事拥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是时候让创作的目光重新聚焦,从对话题广度的追逐,回归到对人性深度的挖掘。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作者,能像一位沉静的园丁,俯下身来,精心培育一株独一无二的生命。为其铺设好时代的土壤,安排恰如其分的阳光与风雨,然后,耐心地、充满敬畏地记录下每一个生长的年轮。唯有如此,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塑造出一个鲜活且高贵的灵魂,长久留在观众心中。

(作者系中国视协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会长)



创作谈

把自己真正放进角色的生活里

田雨



初拿到电视剧《好好的时光》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踏实、很熟悉,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编剧郝岩老师对百姓的生活与时代变迁的观察都是用心且细致入微的。

庄先进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个一辈子靠手艺、凭良心过日子的人。他让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身边很多长辈的影子。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表演,让现在的年轻观众感受到老一辈人敢想、敢拼,对感情纯粹、对单位尽责、对家庭担当的优秀品质。为了庄先进这一角色,我足足等了四个月,也准备了四个月,我相信好的作品值得等待和打磨。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透过作品能看出创作者为作品付出了多少心血。

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我最先做的就是沉下心来,通过看大量资料、与长辈深入交流,去想象庄先进本来的样子,再通过艺术的手法,表演的刻画去贴近他、塑造他。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庄先进,我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在人”。庄先进是八级钳工,在那个年代,他是手艺顶尖,在厂子里受众人崇拜、被领导尊重的人。但是他依然实在、不骄不躁,对工友徒弟都关怀备至,是厂里公认的好人缘。为了找到庄先进的状态,我看了很多老钳

工师傅的资料,看他们干活的样子,学他们的神和动作。

庄先进对家人也实在,独自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有难处自己扛,所以他大多数时候必须是一个严父,不然家里就乱套了,但是他骨子里也是个温柔、幽默、善良的人。庄先进和苏小曼重组家庭后,他的温情一面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他试探着对苏小曼的两个孩子释放善意。生活就这样在磨合中前行,两个人互相帮衬着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在饰演这一角色的时候,我没想着刻意去“演”,而是把自己真正放进他的生活里。他不擅长说漂亮话,所有的爱与担当,都藏在行动里。所以,如何组织行动和组织什么样的行动就成了我在《好好的时光》中表演创作的一大主题。对孩子而言,他是严父,但每个孩子又都是他最珍爱的心头肉;对伴侣而言,他是依靠,不善表达却事事上心。这种中国式父亲的深沉,这种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里头的责任与厚道,是我最想通过这部剧传递出来的。

这个角色,不光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工人,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庄先进经历了生活的苦,守着心里的善,在时代的变化里,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机遇为家人博取更好的生活,并愿意付出真心与行动。

什么是“好好的时光”?在我看来,好好的时光,就是把日子过得踏实,把家人照顾好,把手里的事情做好——守住本分,也守住初心。

(作者系演员,在电视剧《好好的时光》中饰演庄先进)

以青春气质打破年代剧固有审美

本报讯 3月23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纯真年代》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该剧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孟中得意的小说《实用主义者的爱情》,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如青方穆扬与工厂女工费晓彼此扶持、相互托举,最终实现各自梦想、收获真挚感情的故事。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孟锐表示,作为“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项目,该剧时代叙事有温度,人物塑造有灵魂,价值表达有深度,探讨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深刻关联,传递了向上向善、坚韧不拔的正能量,实现了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的同频共振。该剧导演陈畅认为,不管哪个年代,能把日子过好靠的是彼此的理解和愿意一起往前走的心。他希望年轻观众能从剧中充满浪漫色彩的时代感受到生活的本真和力量的力量。编剧魏爽谈到,该剧在爱情之外,还有对理想的坚守、对生活的热情,以及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互爱。剧中爱情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拥有生活根基与人性温度。

与会专家认为,从严肃文学到网络文学,年代剧的改编资源正在扩大。电视剧《纯真年代》作为网络文学改编作品,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严肃文学改编的人设特点,也赢得了年轻观众的喜爱。该剧凭借鲜明的青春特质,打破了年代剧的固有审美,将物质匮乏带来的窘迫转化为向阳而生的生活诗意,刻画了人物身上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底色,为年代剧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许莹)